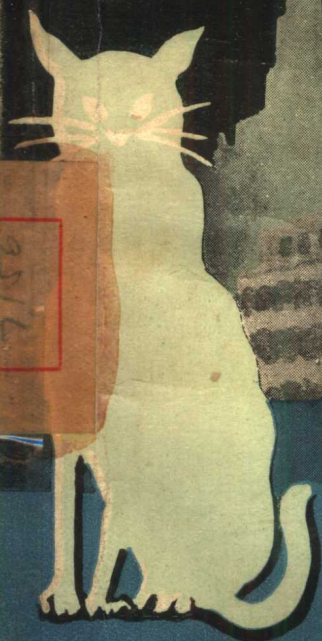


(苏联)阿·伊·阿朱别依著

银色的猫

赵铁峯 唐清里 唐秋涛译



上海文化出版社

叶圣陶·冰·陈鹤琴等著

银色的猫

叶圣陶·冰·陈鹤琴著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銀 色 的 貓

(苏联)阿·伊·阿朱別依著

趙鉄峰 唐靖呈 唐秋濤譯

上海文化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本書是苏联名記者阿朱別依在1955年年終所寫的美國游記。作者以親身的經歷，用清新的筆調描繪出美國的近貌。

在美國，要求和平與國際合作的呼聲被淹沒，反动統治階級却利用宣傳工具到处散布謠言，誣蔑苏联，造成戰爭歇斯底里。壟斷資本家相互勾結，攫取暴利，劳动人民的生活日益艰辛。可是，在电影院、劇場、夜总会里却充滿了色情的表演，賭場里流动着巨大的賭注。这就是美國的“民主自由”，也就是所謂美國的生活方式。

美國这一切，通过苏联記者阿朱別依的生動細膩的描寫，將給讀者以不可磨滅的印象。

А. Аджубей
«Серебряная Кошка»
или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по Америк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ЦК ВЛКСМ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1956

銀 色 的 貓

(苏联)阿·伊·阿朱別依著
趙鉄峰 唐清里 唐秋濤譯

*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上海衡山路 58 弄 2 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 078 号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張：4 3/16 字數：95,000

1957年12月第1版

1958年5月第2次印刷 印數：12,001—17,000

統一書号：10077·699

定 价 (6) 0.34元

譯 者 序

美國——这个資本主义世界的盟主，这个光怪陸离、充滿了色情狂的國家，向來是世人所注目的。

多少年來，多少人寫过美國：寫过那北美得天独厚的土地上高度發展的物質文明；寫过那八大家族和一小撮瘋狂的战争販子；寫过那朝气蓬勃、富有進取心的億万美國人民；寫过那金元社会垂死前夜荒唐透頂的“美國生活方式”；……所有这些書的作者，从不同的角度，用自己不同的見解把美國形形色式的真实情况介紹給了廣大的讀者。

苏联名記者阿·伊·阿朱別依的近作“銀色的猫”，是其中比較独特的一本。作者以苏联新聞工作者的立場观点，用幽默辛辣的筆調和典型生动的事例揭开了美國的底細。

这还是1955年11月間的事。苏联新聞工作者代表团去美國訪問。代表团是由苏联七家報紙雜誌的特派記者組成的：波列伏依（團長，真理報）、波耳托拉茨基（消息報）、別列施柯夫（新時代）、索夫隆諾夫（星火）、葛里巴巧夫（文學報）、伊薩柯夫（國際生活）以及本書作者阿朱別依（共青團真理報）。

代表团在美國旅行了33天，兩次橫越美國大陸：从大西洋岸到太平洋岸，又从太平洋岸折回大西洋岸。沿途訪問了紐約、克利夫蘭、旧金山、洛杉磯、好萊塢、費匿克斯和華盛頓等城市；參

觀過紐約的證券交易所、紐約時報、舊金山商會，也參觀過哥倫比亞大學、加利福尼亞大學、胡佛研究所、好萊塢的電影制片廠、華盛頓和克利夫蘭的博物館、繪畫陳列館等。代表團會見過美國的各階層人士，其中包括克利夫蘭金融集團的領導人、政府官員、電影演員、作家、摩門教會的領袖，此外，自然也不可避免地接觸過一些警察、密探和流氓。

當然，在33天這樣短促的時間里，要深刻而全面地認識美國是非常困難的。何況美國國務院還給蘇聯記者以種種的限制。蘇聯記者在美國的旅行，正像“銀色的貓”第一章的標題那樣，只能是“從正面看美國”。慣于污蔑、硬說蘇聯有“鐵幕”的美國國務院，自己卻對蘇聯記者布下了鐵幕：不讓蘇聯記者接觸美國工人，甚至不讓蘇聯記者會見美國的大學生。整個訪問日程是事先安排好的，任何超出美國國務院所圈定的“範圍”的行止，就必須得到他們的“批准”。

但是，儘管這樣，蘇聯記者還是透過美國官方張下的鐵幕，看到了這個國家的真正面目，也理解了美國一般善良的人民心中所想念的是什麼。

波列伏依在關於訪問美國的聲明中說道：

“我們在美國最喜欢的就是精力旺盛、生氣勃勃和愉快活潑的美國人民，他們知道如何工作，他們會開玩笑，他們愛唱歌，他們絕大多數要求和平，要求諒解，要求互利的貿易，要求文化珍品的交流，要求共同繁榮。”

然而，美國人民這些正當的願望和要求，在平素自詡為“新聞和言論自由”的美國報刊上是幾乎只字不提的。掌握在政客和壟斷資本家手中的報章雜誌以及電視台之類，只是他們用來叫囂反蘇反共戰爭、散布謊言和進行欺騙的工具。

今天，美國統治集團正在嚴重摧殘文化，馬克·吐溫、惠特

曼等的著作被摒棄一旁，流行的却是色情下流的阿飛舞！在“銀色的貓”這本書里，就不乏這方面的例子：受到美國人民以至全世界人民歡迎的歌唱家羅伯遜不能上台播音；專寫歷史小說的名作家費希萬格被列入“赤色分子”的黑名單中；舉世稱譽的“牛虻”一書的作者伏尼契夫人居住在紐約達20年竟然很少人知曉！最可笑的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一位美國女醫生，在得悉代表團成員之一的別列施柯夫是蘇聯人時，居然會講出“您是怎样打那兒逃出來的”這樣無知的話來。

蘇聯記者代表團返國後，團員們先後在自己的報刊上陸續發表過好些篇報導。

阿朱別依的“銀色的貓”寫得尤其出色。這本書在蘇聯一經問世，立刻萬人爭購，銷售一空。

本來，一個在社會主義國家里成長的記者，去訪問一個截然不同的典型的資本主義國家，這件事情的本身就會引起讀者的興趣。而“銀色的貓”更以有限的篇幅，深入淺出地寫出了美國生活的側影。

譯稿曾在“文匯報”上全文連載。在付印成書之前，我們又重新作了一番勘校。可是，謬誤之處，容或難免，希望讀者指正。

譯 者 1957.6.

目 次

第一章	从正面看美國	1
	“銀色的貓”	1
	生財有道的所在	14
	煩囂的百老匯之夜	24
	伏尼契夫人在紐約	33
第二章	在美國腹地	41
	沒有丟失的獎狀	41
	鹽湖城	51
	在上世紀里旅行	61
第三章	太平洋浪花四濺	67
	兩面手法	67
	空中套索	74
	“泰山”的老家	82
	虬髯美國客	89
	海濱小筑	95
第四章	在歸途中	101
	美國的內陸	101
	華盛頓的陰天	114
	羅伯遜在歌唱	123



第一章 从正面看美國

“銀 色 的 猫”

猫有多种多样：有野猫，有家猫。單是家猫的品种就可数上一大堆：如西伯利亞猫、安哥拉猫、普通的短毛猫。每个國家大概都有一些本地產的品种吧。而現在，当我日复一日反复追憶着在美國的旅行时（我是跟苏联新聞工作者代表团一起去美國訪問的），我想从一只特別品种的猫——一只“銀色的猫”來談起。

这种猫在世界上可并不存在。但是在美國，更确切地說在美國的一个城市——旧金山，却流傳着一个風趣的傳說，它会使你對这件事有所理解。

美國的西海岸常常要發生地震，最末一次波及旧金山的地震，分外來得猛烈。由于这次地震，旧金山便傳遍了許許多多有真有假的流言。所有希望發表談話的人都紛紛發揮了自己的高

論。有一个头脑机灵的新聞記者肯定說，只有一头黑猫才对这次地震默不作声。这一句开玩笑的話竟然博得旧金山全体新聞記者的一致贊賞。于是黑猫的塑像就成了旧金山新聞記者俱乐部的標記。如果在談話时桌上放着黑猫的塑像，或者有人提醒要求記憶一下“黑猫”的話，那末談話的內容就不應該在报上發表。

美國新聞記者使用“黑猫权”的場合真是多極了。可是，这跟“銀色的猫”又有什么牽連呢？

問題就在这兒：僅僅依靠一只“黑猫”是应付不了一切的，为此，美國的新聞記者便想出了……“銀色的猫”來。要是有一头銀猫的塑像擺在桌上，或者有人事先声明，他的話是当着“銀色的猫”說的，那末，他所談的話就是可以在报上發表的。

这就是“銀色的猫”的簡短的來歷。

此刻，在我的桌上却沒有“銀猫”的塑像。但是，在我的記憶中，依然能够想像出旧金山記者俱乐部里那只銀猫的模样兒來。想起这只“銀猫”，我就非把親眼目睹的一切統統寫下來不可。25,000公里的旅程过去了（在我們的时代里，这样遙远的距离是不难克服的），許多难忘的會見和事件都已成为陈迹。它們已像影片似的在我眼前掠过。可是在今日，这些片段还是值得重新瀏覽和体味一番的。

我不想从“法蘭西之島”号郵船打开話头，也不想从船上的乘客遙眺烟霧迷蒙的远处那一長条狹狹的、起伏不定的美國海岸开始，而是要更推前一些，按步就班地从头講起。

午餐是在莫斯科吃的，傍晚时分，我們已在巴黎的奥尔里機場着陸了。我們給安置在一家古老的小旅館里，旅館虽小，名字却極响亮，叫做“皇宮”。旅館离罗佛尔宮●不远。据說，这小旅

● 罗佛尔宮 在巴黎郊外，是昔日的法國皇宮。

館以前有過一個時期曾經是全能的紅衣主教列雪里❶的一處行宮。

為了辦理購票手續，花了好幾天功夫。最後，我們終於和巴黎分手了。

清晨。日曆雖然已撕到10月11日，但是天氣和暖，仍舊綠茵遍野。快車載着我們向哈佛爾❷駛去。有霧。霧不是乳白色的，而是粉紅中帶點紫的，變幻無常地瀰漫在房舍和林子之間，遮住了我們的視野。甚至連靠近車站的建築物也似乎載浮載沉在水蒸汽似的彩霞間。但太陽不久就把地面上紗樣的輕霧驅散了。諾曼第❸百花齊放的園圃呈着一片異彩。農村中瓦房紅紅、黃黃、綠綠的屋頂，雖因時日過久而略帶灰黯，卻依然迎着陽光閃閃發亮。車行迅速，清冷的空氣從窗外襲來，整個車廂充滿了一股令人沉醉的翻耕過的泥土和爛蘋果的氣息。

巴黎逐漸遠去。可是它跟我們實在難舍難分。在我們的眼簾中，還深映着它的林蔭大道、廣場、街衢以及與之相連的一切事物。

您可以乘電梯登上愛佛爾鐵塔的頂層，從300公尺的高空俯瞰，全巴黎盡入您的眼底：那叶麗賽大廣場，這兒每逢星期天，車水馬龍，擠得水泄不通；那條青灰色的巴黎馬路——優美的塞納河；那蒙馬特區；那布隆森林，望下去就像大塊翠綠的补丁，就這座森林中，法西斯匪徒槍殺了“抵抗聯盟”❹的無數戰士；那協約廣場；那馬爾斯大廣場，還有那就在左近河後邊的沙依宮

❶ 列雪里（1585——1642）是法國路易十三時代的天主教的樞機主教，又是首相，是當時專制政權的實際操縱者。

❷ 哈佛爾 法國西海岸一個港口。

❸ 諾曼第是法國的一個省份。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盟軍在這里登陸，开辟第二戰場。

❹ 全名是“共和國反法西斯抵抗聯盟”。

• • • • •

有过一段时期，联合国大会常在这座宫中举行会议。如今，在矫揉造作地把三合板漆成花岗石般的附属建筑物中，却设立了侵略性的北大西洋集团的司令部。然而，这既不意味着法国，也不体现着巴黎。

巴黎——这是不朽的巴黎公社英雄們的城市，这是天才的
雨果的城市，这是英勇的“抵抗联盟”战士們的城市。馬雅柯夫斯
基在談到这个名城时曾經这样說道：

我愿生在巴黎、死在巴黎，

如果没有这片土地——

莫斯科。

列車駛近了海洋。滿目青翠的山巒叢中忽隱忽現着灰白色的廢棄了的殘垣斷壁。在生鏽的鐵門旁邊，開滿了大片秋天的野花。它們為什麼要盛放在坟墓堆上呢？我們一行的詩人中有人沉思地吟哦起來：

残余的大西洋堡垒 ①

在哈佛尔山崗上還歷歷可見……

正是呵，年老的諾曼第農民可懂得戰爭是怎么一回事，那些牺牲了的兒女們可愛的臉龐，將永远留在他們的記憶之中！要是那些在大西洋堡壘的火力点下、在斯大林格勒的城下、在哈佛尔港里倒下去的人們能够再挺身站起來的話，他們一定会和那千百万深刻了解沙依宫旁这幢三合板建筑物的意义的人联合在一起的。

我們還來不及注意，盧昂^①它那哥特式大教堂鐘樓上的箭頭高指着天空——就已經被拋在后面了。列車繞過了哈佛

● 希特勒匪帮为防御盟军登陆而在法国兴筑的工事。

⑨ 盧昂 法國一個城市。

尔，差不多就在“法蘭西之島”号郵船的船舷边上中止了它的行程。

还没有看見海洋。

穿过了好几条長廊，走过了一些房間，出示护照，出示船票。直到船艙的房門当着我們面前打开的时候，才明白已經身处在郵船上了。

这是間头等房艙。

房艙里有四个鋪位，双層床。金屬制的天花板和牆壁，也許是为了裝飾，也許是为了隔音吧，上面嵌滿了發白的小塊軟木。海洋的新鮮空气透过兩個圓球形的通風管流入房艙中來。舷窗不大，光綫微弱得很，所以我們房內几乎整天都亮着电灯。

房艙里的家具小巧玲瓏，它們的体積簡直只有通常的一半大小：淋浴間，洗臉盆，即使用笨重的金屬管子弯成的安乐椅也不例外。对于我們俄罗斯人的体格說來，使用这些設備可真是受罪。不过，輪船公司倒是善于合理利用每一平方公尺的“生產”面積的。跟我同住一室的有伊薩柯夫、索夫隆諾夫和葛里巴巧夫，而波列伏依、波耳托拉茨基以及別列施柯夫他們三人則住在上面一層同样的房艙內。

在房艙里，我們首先熟習了海上旅行的各項規則。这些規則分印成法、英、德三种文字，挂在壁上。規則中指出：万一遇有警报，我們必須：（1）穿得暖和一些；（2）把軟木救生圈系在自己腰上；（3）赶快到3号救生艇上去。

对于这些忠告，我們起初总感到是幼稚和多余的，可是后来事实証明它滿有用处。

無論在甲板上，在通道里，嘈雜之声不絕于耳：一千多名旅客紛乱地找尋着自己的房艙，安頓行李什物。各种大小不一、五光十色的箱籠，堆滿了通道，在最初几分鐘內，簡直搞不清楚船

上是怎么回事。

这里还有兩艘挺神气的海洋拖輪。尽管它們的身軀如何龐大，可是它們那兩只高达15公尺的烟囱却只能及到“法蘭西之島”号的第一層甲板。这兩艘拖輪使尽力气，把雪白的、排水量达44,000噸的龐然大物拖到浪濤汹涌、遼闊的海面上。旅客們都挤在船尾上向自己的親友告別。岸上，有四个身穿黑袍的修女，不知向誰久久揮舞着白手帕。風戲弄着她們的衣裳，看起來，宛如四只大烏鴉停歇在碼頭上。海鷗在碧空中盤旋滑翔。这些陸地的报信使者將伴送我們一長段行程，然后分袂。

哈佛尔在暮靄蒼茫中逐漸隱去。天气变得凉爽多了。傳來了招呼旅客進餐的悅耳鐘聲。在一間寬暢、明亮、有着四百只座位的大餐廳里，我們跟一位美國商人斯卡尔先生和他的夫人并坐一桌。斯卡尔先生有四十來歲，女的約摸三十歲光景。夫婦倆都長得又瘦又長，倒是天造地設的一對配偶。正当斯卡尔先生掉轉頭來打算招喚服務員時，那服務員却匆匆跑過來了。

“高个子总是占便宜的，”服務員微笑着說，“我老远就注意到您老了。”

斯卡尔夫婦來自波士頓。他倆是我們途中最初碰到的美國人。所以，我們極想知道他倆對蘇聯記者這次訪問抱有何種的見解。

“Very good,” ● 斯卡尔先生先打開了話匣子，“我早就希望有一天能跟蘇聯人同桌共餐。”

我們回答說，我們非常樂意到美國去觀光，因為蘇聯人對美國人是一向友好的。

“我也這麼想，”斯卡尔先生接下去說道。“要是小伙子們能心平氣和地坐下來談談，那他們會考慮到該說些什麼話的；可

● Very good “好極了。”

是，”美國人意味深長地彈了下手指頭，“如果小伙子們忙于打槍的話，那可能分辨不出要打的是誰，而且更主要的是可能弄不清楚這是爲的什麼了！”

很遲才結束第一次的午餐。旅客們既然相識，就不急于馬上離開餐桌了。逗留在“法蘭西之島”號甲板上的人也相當多。薄暮寂靜，晚霞緋紅，墨綠的海洋遼闊無邊，替旅人平添了一種寧靜的，甚或是抒情的和諧。又寬大又遼闊的甲板（“法蘭西之島”號全長近 $\frac{1}{4}$ 公里）簡直像一條林蔭大道。在甲板上散步的人們看來神態矜持得很，因為郵船的乘客大抵是頗爲體面的人物，所以生活也相當富裕。特別是特等艙（特等艙的甲板跟其他艙房的甲板是隔開的），只有腰纏萬貫的富豪才乘得起。

上了年紀的人散坐在舒適的長靠椅上。有人擺開了棋局，而大多數的乘客卻津津有味地玩着紙牌。我們覺得，在西歐，玩紙牌似乎比下棋要普遍得多。

這時候，有兩個陌生人向我們七人走來。

“我是紐約交響樂隊的第一小提琴手，”這個愛好交際的樂天的漢子作了自我介紹。他身材不高，在包緊了的灰色毛絨衣下，滾圓的肚子活像一只香瓜。

另一位外表瞧上去陰沉沉的先生接着說：“我是同一樂隊里的第一支豎笛。”

這兩位先生告訴我們說，在他們樂隊的演奏節目里，有蕭斯塔科維奇[●]、哈恰都良[◎]和普羅柯費耶夫[◎]等人的作品。

“多麼想到莫斯科去跑一趟呵！”“第一支豎笛”沉思地拖長

● 蕭斯塔科維奇 蘇聯作曲家，五次獲得斯大林獎金，并且还榮獲過國際和平獎金。

◎ 哈恰都良 蘇聯作曲家，四次獲得斯大林獎金。

◎ 普羅柯費耶夫 蘇聯作曲家，六次獲得斯大林獎金。

了声音說。

“一点兒都不錯。”“第一小提琴手”立刻附和。

天黑下來了，我們隨着大伙兒走下甲板，轉到“沙龍”中去。“沙龍”裝潢得實在不高明。鏡子做的牆壁上涂繪着殷紅和金黃色古典畫。然而，通往二樓“沙龍”的扶梯的踏級却是完全現代化的。它是用厚厚的不碎的航空玻璃制成的，而且里面還點着燈。

小型的爵士樂隊演奏着。十來雙眼睛集中在我們幾個人身上：“俄國人會不會跳舞呢？他們是不是打算跳舞呢？”顯然，知道我們是蘇聯記者的人還不多。

人們翩翩起舞，其間，別列施柯夫跟他的舞伴有過如下的對話：

“您是那一國人？”

“您猜猜看？”別列施柯夫用英語反問她。

“英國人嗎？”

“錯了，沒猜着。”他改用法語對那姑娘說。

“那末，是法國人了？”這位姑娘有些猶豫不決。

“也不對，”別列施柯夫說着德語，“您往東方猜吧，甚至還要比德國更東面些。”

“再往東方還有什麼國家呢？”姑娘狐疑起來了。

“蘇聯！”我們的伙伴告訴了她。

“蘇聯？”美國姑娘大感驚訝，“那您是怎樣打那兒逃出來的？”

此刻，要是這位兒科醫生琼尼·薇格兒能夠看到這兒行對白的話，該會啞然失笑吧！可是，當時做別列施柯夫舞伴的不是別人，正是這位女醫生。

這應該怎樣來解釋呢？一個現代的年輕的姑娘，一個受過高等教育、見過世面的姑娘，對於占地球面積六分之一的偉大國家

的概念，竟然會天真到這般程度！這究竟是由於什么原因呢？

因此，第二次跟琼尼小姐見面的時候，她有些發窘，向我們道歉不止。

“在我們國家里，關於你們的消息報道得很多很多，老是說你們跟常人不同，”她替自己分辯說，“可是，你們和一般人並沒有什麼兩樣喲！因此把我搞胡塗了……”

在這篇游記接近“決定性階段”的時候，也就是說等話題歸到美國本身的時候，我當然還要再一次詳細地把這些對白以及諸如此類的“糊塗”的原因分析給你們聽。可是在目前，我們還在“法蘭西之島”號郵船上。旅客們不時踱到地圖跟前，去看那上面用小旗標出的“法蘭西之島”號一晝夜的航程。船行駛得很快，時速超過30公里。然而，海國萬里，要走上六天才能從法國到達大洋彼岸哩。

晚餐甫歇，按照旅途中消磨時間的習慣，旅客不約而同地到沙龍中來欣賞纏綿悱惻的爵士歌聲。我們和很多的旅客多少有些混熟了。在那廂的角落里，纖小的弗洛倫絲嬌態可掬，她那一双明眸亮得像兩顆熟透了的櫻桃。她到美國去投奔她的未婚夫，那是在去年春天結識的。未婚夫是個販賣舊汽車的掮客，常常把些“雪佛蘭”牌的過時貨運到巴黎來兜售。

一路上，弗洛倫絲似乎愁緒萬千，她懶得說話，也懶得跳舞。

我有次問她說：

“弗洛倫絲，懷念家鄉了吧？”

她承認了。

“我家有六個姊妹，要全都留在巴黎自然是辦不到的。他（指未婚夫）追求了我，說他在費城有個不算大的企業。我的姊妹嫉妒起來了，說我夢想嫁個金龜婿。”弗洛倫絲微垂星眼，又接下去說：“我可打定了主意。姊妹們為我張羅了來回的路費，怕萬一有